

[编前语] 这是高楼镇地赖村作者写的一组散文。1998年,为支持、配合省重点工程珊溪水库建设,该村80%以上村民搬离故土。十几年后,村人分居在国内多地和欧洲的5个国家,他们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。在2014年母亲节时,创建微信“地赖村”。建群后,群内每天传播大量信息和文章,实实在在体现出“留得住青山绿水,记得住乡愁”这句话的含意。

现选登该微信群内的3篇散文,请读者触摸、感受该村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作者浓厚的思乡之情。
欢迎有更多的新作者踊跃赐稿,共同办好本副刊。

记忆中的岩滩

■戴洁

故乡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,隐约记得老家有个大院子,院子里有两棵柿子树。

小时候,门前那一大片岩滩,成了我的梦想乐园。母亲是位地道的农村妇女。每当我想偷跑到岩滩玩耍时,她总是及时出现阻止我。只有每当夏日夜幕降临,邻家的大妈大婶摇着蒲扇,带着孩子,往岩滩上走去,坐在干净凉快的石头上,然后悠闲自在聊开来.....当母亲和她们聊得欢快的时候,我就想着怎样趁母亲不注意,可以跑远些,跟其他同龄孩子,一起在水里嬉戏。岩滩对我的吸引强烈,却又短暂,因为夏天很短,而第二年,我便随父亲搬去营前。

营前和地赖隔着一条江。每当坐在船上,我便兴奋起来,不确定到底是因为坐船本身,还是因为坐上船能很快到达对岸岩滩,也许两者都有。我喜欢蹲在船头,安静地看着那一片岩滩,越来越近的感觉,让我有些激动。下了船,要穿越这一片岩滩,才能到达爷爷奶奶家,于是这一段路,我便可以肆无忌惮挥洒着我的欢乐。似乎整个天地都缩小成这一片小小的岩滩,成全了我小小的欢乐世界。

在营前这段日子,留下来的印象多数就只剩下船来船往。一周,或者两周,我就回来一趟,看一眼这片岩滩。事实上,父亲母亲不在身边管束,并不能让我可以在岩滩多玩耍一会儿,爷爷奶奶照样还是嘱咐我不许走远。我并不因此变得跟岩滩亲切了些,它在我心里,依旧是熟悉又陌生,贴近又遥远。

很快,随着父亲工作再次调动,我又从营前搬到高楼,这时候,我上小学了。在高楼的日子,与在营前的时候,差别不是很大。

那时候,母亲也去工作了。我在学校认识一些玩伴,我们经常玩在一起,直到现在,她们依然是我最好的几个朋友。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认识空虚无聊和孤独的时候,她们来到我身边,陪伴我度过那段日子。

如同以往,每到周末,父亲便带我去爷爷奶奶家。我便又可以在岩滩玩耍了。微微就是那时候,我在地赖结交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。自从有了微微后,想起那段日子,总觉得是快乐的。

而关于岩滩的记忆,除了

母亲,剩下的便都是我一个人,这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。我是如此喜欢岩滩,应该有很多小朋友一起在岩滩玩耍的记忆,可是,竟然没有。连和我关系最亲密的微微,我都不曾觉得有过一起在岩滩的记忆。我想,也许我内心深处,一直把岩滩当成一个人的世界。

大约三年级时,母亲回来了。然后,大部分周末,我们待在学校,不再回爷爷奶奶家。与岩滩的忽然遥远,让我一时紧张起来。早前就算不在地赖,每周还能去一下,玩一下,也就习以为常了。而这忽然变大的距离让我很不安,岩滩在我脑海里的印象,也就更加美好,我便更想念那一片天地。

几年之后。

要造赵山渡水库,我们要移民,我们老家和那片岩滩,也因此要沉入水底。向往着新生活的同时,又带着些对故土的依恋,往往大家都是矛盾不安的,毕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,熟悉了这里的一草一木。于我,心情甚为寥落,虽然岩滩在我生活里,角色越来越轻,却始终是我心最柔软的,一想起,便让我整个人也变得温柔起来。

又十几年以后。

我们已经很少回到地赖了,一年里,无非也就清明节或者圣诞节,来去匆匆,也许是因为一个落脚点都没有了的缘故吧!爷爷倒是落叶归根,回归故土了。我想尽管爷爷一个人寂寞,他也是心安的吧,毕竟,地赖,才是他真正熟悉和热爱的地方。死者安乐,而生者却有些迷茫。与我,自然是还是有些遥远,而我的父辈们,也许都曾想过:我们最后到底应该回归哪里?这种情绪,会让人觉得悲哀和脆弱,我们只能坦然乐观地接受和面对,而我们唯一能够选择的是:在生命的尽头,选择哪里安家?

我每次会倚在公路边的栏杆上,望着眼前这片清澈江水,想象着水底我们曾经的房子,院子里的柿子树。然后,我又想起现在的生活,我们从农村来到城市,找到新落脚点。我们曾经四处离散。我们又重新汇聚在地赖微信群。我不敢断言,迁移对我们的意义,但是显然,我们的生活都在改善;我也从不想象,如果我们一直生活在那个小山村,又是如何一番模样。

也许只是,我还年轻,不懂感叹!又或者是,故乡在我的心里,那山,那水,那一片岩滩,并不遥远!

“地赖微信群”我们共同的家

■李成春

不知不觉,地赖微信群创建260多天了。不知道有多少人经历了和我一样的情感洗礼,从最初刚加入群的“例行公事”到后来的“默默关注”,再到“热情融入”最后发展到现在的“牵肠挂肚”。

从进群第一天起,乡亲们对群的热情和积极就让我感到震惊,要知道群里很多乡亲都是淳朴的农民,甚至连打字都有困难。可他们表现出来对群的依赖和关注却是那么真诚。用“24小时不夜群”来形容我们的地赖微信群一点不为过。所以我一直在思考,小小的微信群到底有什么魔力?直到有一天,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地赖故土,站在地赖山顶望着“面目全非”的地赖村,耳畔回响的是地赖乡亲浓浓的乡音,过去模糊的记忆渐渐变得清晰,或许我已找到答案,地赖微信群背后是藏在每个地赖乡亲心底与生俱来、挥之不掉、浓浓的乡情。

“认亲”。初进群,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“认亲”,每个进群的人都急切寻找自己熟悉的人。“你是某某某吧,我记得你,我的家就在你家隔壁”,“我是某某某,我的爸爸是某某,你还要叫我阿姨的……”遇到不认

识的,就发动全家回忆、证实。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大家庭。在大家相互认亲中,儿时那熟悉的乡间小道,那古朴的青苔瓦房,那清澈的涓涓小溪,还有那回荡于宁静村庄的嬉笑声,在每个乡亲脑海里渐渐清晰。

故事。自林朝种乡亲提出值班轮流讲故事建议后,微信群的活跃度进一步高涨,每一个轮到的乡亲都精心准备,而每一个听众都充满期待,早早在群里等候,美其名曰,“路口听故事、砍柴的故事,偷番薯、西瓜的故事,游泳的故事……”每个故事背后都是某个乡亲美好的回忆,而每一个听众积极回应,让美好回忆变成大家集体的回忆。

作为“80后”,我心底也有一个故事,那时候我们大多数是留守儿童,父母大都在城里打工,一年回家次数少之又少。于是每次过年前几天就成了我们最开心、最期待的日子,我们早早地起床,相约聚在岩滩,眼睛死盯着对面公路上来往的客车,有时几小时,有时半天,有时候等到天黑。一旦有车停下,下来几人,我们便欢呼雀跃,飞奔到江边。近了近了,一群人的欢呼往往最终变成一

个人的欢呼,等到父母的孩子欢天喜地回家了,剩下的孩子继续坐在那里等待……那幅画面深印在我脑海。我还像当年坐在岩滩上满怀期待等待的那个小孩,只不过如今我守候等待的是地赖微信群,许许多多地赖乡亲也像我一样静静等待,仔细看着每一条聊天记录,生怕错过每一个记忆。

感谢。地赖微信群260多天了,需要感谢的很多,谢谢戴老师建群,他为此个群付出太多,从最初拉人,到设置生日祝福,再到后来的种种,都倾注了满满的心意。谢谢戴道盘为两次扩容倾注精力,感谢林朝种建议每天轮流讲童年往事,群因此愈加活跃;感谢群里的活跃分子戴圣滔、戴素琴、戴彩芬等,还有其他热情回应的乡亲们。最后还要感谢每一个默默关注微信群的乡亲,你们或许没有聊天,可你们默默关注群动态,仔细阅读每条聊天记录。所有种种,才是地赖微信群发展下去的根本。

“地赖微信群”是我们共同的家,她不仅增进我们厚重的乡情,改善我们的心境,更是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。让我们一起用心描绘地赖群美好的明天。

故乡今何在

■李小青

今年元旦,我带着家人回到阔别十几年的家乡——地赖村。再次看到记忆中那个美丽热闹的村庄如今缩小成仅剩十分之一,热闹往昔不再,心中不免难受。

站在那一望无际的江水旁,我想起那里淹没的是我童年的乐园。犹记得,放学后,太阳未落山,作业还没完成,可是外面欢快的呼声在喊:快来一起玩啊!扔下笔一溜烟跑出去,在那茵茵绿色草地上奔跑打闹,扮演角色。金色的夕阳照在我们身上,照着我们的笑声。回头去看,只剩怀念,那样的笑声,在以后的生命长河中,再也无法复现。

我记得小小的我背着小锄头,在烈日下,走在田间,脚步欢快,丝毫不觉盛夏烈日的毒辣,心中只有快乐。我记得和小伙伴在石滩捡石头,不记得因为什么,我们彼此不再理睬,然后第二天我起床,一心想着喊她一起上山摘果子,和她手拉手走在山路上时想起我们昨天的吵架,于是相互不好意思地傻笑。

我记得夏日的午后躺在竹

床上,听着外面树上知了的叫声,思念着许久未见的父母。我也记得有一回和几个小伙伴爬上村庄对面山头,俯视我们的小村庄,那汪无名的江水像一颗碧绿的巨大宝石,旁边是一抹最纯净的绿色,然后是我们的小房子,上面升起袅袅炊烟。那一刻,我们几个年幼孩子,被那份深刻的美丽震动,只记得我们大喊:太美了、太美了!那一刻,我们珍藏了故乡的美丽,为这份美丽骄傲,那一刻,我们了解生在那里的自己多么幸运。

当再见故乡时,我再一次拾起记忆,并决定就此珍藏。从此,故乡只在记忆里永不磨灭。所以当来到地赖村微信群时,我并不热衷。看着每天群里都有上百条上千条的聊天记录,那熟悉的姓氏,陌生的名字。有时候会恍惚,是的,我的故乡还在热热闹闹地长存着。然后,心底始终有清醒的声音,我的故乡需要那片土地的承载,我的故乡不仅仅是这些热闹的网络氛围,因为想到那些不能重现的美丽,于是不愿意去碰触,否则,那些遗憾,那些

痛惜就会席卷而来,淹没我。所以我不热衷甚至有点回避这个微信群。

后来,我发现微信群一旦冷清了,就会有人出来说怎么这么冷清,喊大家出来聊天,我这才意识到,我的回避多么消极。每个人都遗憾,都痛惜,但更多家乡人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延续故乡的意义。是的,也许,那片土地不在了,房子被淹没了,乐园消失了,美丽凋落了。可是故乡的人依然在,我们散落在天涯,飘在世界各个角落。可是一打开微信群,看见熟悉的地赖村,一声招呼,一句问候,就仿佛串了门,打了照面。听听乡亲们声音,聊一聊近况,叙一叙过去的趣事。那遥远的记忆,那淹没的土地,那消逝的往昔,便一点点再一次鲜活,并从此永远延续下去。大家正在做着这样的努力,出于一种自发的对故乡的眷恋,对故乡的不舍,于是这样不放弃地努力着。

我终于明白,故乡今何在,它不仅在我们的记忆里,也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,在我们每个故乡人最美好的祝愿里。